宗教和谐与人类戏剧
——《智者纳坦》所反映的莱辛理想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莱辛的名剧《智者纳坦》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什么是犹太人? 由此凸显了犹太问题在德国乃至欧洲史上的核心位置,进而展现了由戒指之争而引发出的宗教和谐之可能。从宗教和谐到人类戏剧,这表明了启蒙精英所表述的世界理想,虽然“未必能至”,但他们显然不仅“心向往之”,而且“近道于思”,在“诗路话语”中体现出一种胸怀天下与人类命运的阔大气魄。而莱辛所表达的“人类戏剧”观念或许正是通向“永久和平”的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 莱辛;《智者纳坦》;文学史;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2-0067-08

一、为什么是犹太人?

作为莱辛的名剧,《智者纳坦》已近乎家喻户晓;然而,其深藏的思想奥秘却待有心者悉心探究。当然,首先令我们感到饶有兴味的是,纳坦何以如此睿智,他面临的又究竟是怎样的尴尬之局?显然,此剧之所以能声名远播、至今不衰,与其处理的时代命题有关,更与此命题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遍意义有关。作为文明间冲突的犹太问题,始终是一个让人类全体都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这让我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那个犹太人夏洛克(Shylock)是何等的狡猾凶狠,他试图割下安东尼奥(Antonio)一磅肉的报复性诉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犹太人的基本形象[①]。对犹太人的偏见,乃是西欧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这样的问题,风险性很大。那么,我们要追问的自然是,莱辛为什么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其实,这正是莱辛作为戏剧诗人的伟大之处,他是一个具有文化理想的诗人,所以早在青年时代,就有过《犹太人》的大胆尝试,而到了这部集大成的《智者纳坦》,莱辛似乎想做出一个终极交待,事实上这本不可能。

借助丝坦(Sittah)之口,纳坦被表述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的精神没有任何偏见,他的心对每一种美德开放,他的灵魂是那么至善至美。”[②]果真如此吗? 纳坦确实承载了作者所赋予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真的是“纯洁无瑕”? 世上是否又真的有这样“完美的花”? 还是不要急于先下判断,而不妨细读故事。故事的核心情节通过苏丹萨拉丁(Saladin)召见纳坦展开,萨拉丁提出的问题是,在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这三种宗教之间,只有一种该是正确的,让纳坦判断并论证。纳坦做出的应对是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父亲要传给三个儿子一只戒指,该如何处理呢? 结果

收稿日期:2014-11-17
作者简介:叶隽,男,安徽桐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参见《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册,第 71—7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New Lanark: Midpoint Press, 2001. p.232 - 233.

②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30 (*vgl. Lessing-W Bd.* 2, *S.* 247)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莱辛:《智者纳坦》,莱辛:《莱辛剧作七种》,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8 页。

是打造了难分真假的另两只。由此,纳坦的回答是:“父亲让人做戒指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两个戒指同真的戒指区分开来,所以我无法区分宗教也是可以原谅的。”①这显然是“难得糊涂”的智慧,人有的时候确实不能太聪明,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可大智若愚毕竟需要以“大智慧”做垫底,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为乱局所惑。以假乱真的戒指是否真的就能解决“天下一家”的问题,倒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至少,在这部戏剧中虽然仿佛达到了一种妥协,但在现实之中的宗教冲突却此起彼伏,至今犹烈。是耶,非耶?究竟该选择怎样的路径才可能真的解决这似乎是永世相存的矛盾?要知道,“犹太教是世界上一神教之母,它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②。而“9·11 事件”则被视为基督教 - 伊斯兰教之间“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语),其对于世界之重大影响自不待言。故此,莱辛处理这三大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说把握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

圣庙骑士(Tempelherr)的坦白值得特别关注:“是哪个民族首先把自己称为选民?尽管我不憎恨这个民族,但因为这个民族的骄傲我无法不轻视它。基督徒和穆斯林继承了这种骄傲,谁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您惊讶了,因为我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庙骑士说这样的话?这种虔诚的疯狂,认为自己拥有更好的上帝并要把这一上帝强加于他人的疯狂,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比这里、比现在更可怕呢?这里谁都明白这点,现在谁都明白这点……但他们都愿意视而不见!”③这样一种选民自负,其实不但是很糟糕的“夜郎自大”,而且是很不利于自己发展的“缺乏包容”,这一点到美国人那里被发扬和夸张到极致,说什么“世界尔所有,法律尔所订,帝国疆土广,尔曹霸业兴”④;但想想德国人何尝又不是如此呢?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 - 希腊世界 - 罗马世界 - 日耳曼世界,然后宣称:“‘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⑤这种对世界历史的把握,最终将使命归结到本民族身上来,民族 - 国家色彩确实过于浓烈⑥。基督徒的“使命感”,穆斯林同样拥有的“神圣感”,其实都多少受到犹太教的强烈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引出另类思维来做出补充和映证,这就是东方宗教。虽然印度教、道教各有所长,但我仍特别强调佛教的东方普适意义,对于东方文明来说,因为佛教所代表的精神价值有其跨越单一国族的相对普适性意义,所以较易被拿来作为更多文化区所共享的精神根基。而这里的佛教主导性国家,既不是其原产处的印度,亦非漂流极端的日本、越南等地,而是居于中间位置的中国。如此立论,很可能引来争议,因为毕竟印度是佛教的原创之地,而佛教的东传、南传路径更是显得非常多姿多彩,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很值得关注的现象⑦。但纳坦所面临的困局,倒反映出了其时历史语境的相对真实,因为在多重文化,尤其是以宗教差异为标志的文化区交汇的地带,往往很难实现理想状态的和解与和谐,而更多表现为激烈的矛盾、碰撞乃至冲突。纳坦所面临的,正是这样典型的困局。但莱辛显然试图妙手回

---

①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75 (*vgl. Lessing - W Bd.* 2, *S.* 278) *http*://] 莱辛:《智者纳坦》,莱辛:《莱辛剧作七种》,第 440 页。

② 王仲义:《犹太教史话》,《世界古今宗教史话》(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3 页。

③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39 (*vgl. Lessing-W Bd.* 2, *S.* 253) *http*://*www. digitale-bibliothek. de/band5. htm*]莱辛:《智者纳坦》,莱辛:《莱辛剧作七种》,第 422—423 页。

④ H. S. 康马杰:《美国精神》,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 页。

⑤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6 页。

⑥ 事实亦已证明,日耳曼文明过于强调自身的世界使命之承担,其幸在于此,如俾斯麦以铁血政策所实现的民族 - 国家统一以及在欧洲的崛起;其不幸亦在此,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其对德意志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思想根源不妨追溯于此。

⑦ 相关论述参见 G. 赛代斯(Cœdès, George):《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Les États hindouisés d' Indochine et d' Indonésie),蔡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春,让纳坦承担一个在现实中其实很难“大团圆”的拯救使命。

二、宗教和谐之可能

与其说莱辛这里是在为犹太人说好话,或者倾向于支持犹太教,还不如说他作为高明的智者充分意识到宗教和谐的可能及其必要。说到底,莱辛是基督教徒而非犹太教徒,即便是他的启蒙立场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基督教内涵。虽然这种由新教而来的思想发展路径与天主教有相当之异处,但其立定基督教立场的基本姿态并无二致,他作为启蒙代表人物,不得不在表面上对宗教(尤其是居于主流场域优势的基督教)持有一种叛逆和对抗姿态,可其实他对基督教的资源利用和内心认同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接下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莱辛为什么要选择同情乃至支持犹太教?我想这似乎不应简单地从个体生性乃至交游语境中去找原因,譬如当然不能说与他自己和犹太知识精英像门德尔松的亲密交往没有关系,但这不是根本,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其思想立场。对于启蒙精英来说,解决那个时代存在的根本问题,乃至民族国家文化史上苦苦不得其解的难题应是题中基本之义。故此,超越一己狭小之民族概念、宗教概念、甚至文化概念,都是题中必有之意。莱辛的可贵正在于此,他提出“人类教育”的概念其实很明显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超越狭隘境遇、求普遍价值的崇高追求。

虽然多元现代性逐渐为后世认知,但诚如真理具有某种程度的虚拟性特征那样,从本质而言,真理只能归一。故此不仅是基督教要求绝对崇敬上帝,就是伊斯兰教也有其强烈排他性的特征,所以萨拉丁会说出这么一段话:“穆斯林是吾,/ 之间有基督。/ 宗教有三家,只容一真出。”①所以,这种三择一的方式,乃是斩钉截铁地势不两(三)立;而相比在中国,我们则是“三教合一”,源生的儒家、道家固然能和平共处,外来的佛教文化也同样扎地生根,甚至更加如鱼得水、彼此渗透。所以应该说,莱辛其实是在西方语境中发明出一种新的“三教合一”的理念,虽然表述得没有那么明确,但思路是相近的。应该承认,这是欧洲知识精英的智慧体现,他们当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物已经走出了狭隘的二元论思维的局限。尽管如此,回复到历史语境里,莱辛还是以这个问题让纳坦困惑难解:“我准备好钱,他却要——真理。真理!而且要的真理还是现货——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好像真理就是钱币!——要是称重量的远古钱币还好办!可他却只要模子铸造的新钱币,只能放在钱板上计数的新钱币。真理可不是这种钱币!难道像把钱放进钱袋那样,也可以将真理装进脑袋?”②这里的一组比喻确实发人深省,尤其是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关联让人深思,金钱 - 真理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联系到莱辛自己对真理问题的深刻思考就不难理解,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悖论的关系,在莱辛认为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占有或自以为占有真理,而在于为探寻真理所作的真诚之努力③。真理不是用来被占有的,而是作为人生价值意义的目标!

金钱其实并不是唯一能对真理构成挑战的力量,譬如权力,也是一个对真理极有威胁,尤其是有短期效力性威胁的力量,而金钱,或曰财富,其伤害性当然更大,因为即便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其支配力之大也确实几乎无往而不利,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马克思的判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很难否认,在某种意义

①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69 (*vgl*. *Lessing* - *W Bd*. 2, *S*. 274)] 此处作者自译,原文为诗体。参考:“我是个穆斯林。基督徒处于我们两者之间。——但在这三大宗教中,只能有一个是真正的宗教。”莱辛:《智者纳坦》,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 页。

②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70 - 1771 (*vgl*. *Lessing* - *W Bd*. 2, *S*. 274—275)] 莱辛:《智者纳坦》,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79—80 页。

③ [*Materialien zu Leben und Werk*: *Leben und Werk*. *Lessing*: *Werke*, *S*. 8 (*vgl*. *rororo* - *Lessing*, *S*. 8)]。

④ [*Marx*: *Das Kapital*. *Marx/Engels*: *Ausgewählte Werke*, *S*. 4440 (*vgl*. *MEW Bd*. 23, *S*. 788)] 马克思:《资本生产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资本论》第 1 卷第 82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上是“金钱推动世界”①。萨拉丁最初之所以找到纳坦的原因,也就是源自财政危机的出现,他希望能通过纳坦之路寻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表面看上去很简单的经济问题,却牵连复杂,最后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连环效应;纳坦没有简单地如梅菲斯特那样给出“轰动效应一时,之后洪水滔天”的纸币发行的馊主意,当然也就不能像浮士德那样飞黄腾达②;但纳坦却引申出三教包容的重大思想史命题,从这一点来说,纳坦的智慧与文化层次绝不逊色。更深一层探讨之,则文明结构体的概念还是适用的,即我们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应将文化、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做立体观,于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是必然相关的。我们一般会注意到此剧中三教同堂的现象,但其实三层同表的情况也值得关注,作为商人的纳坦,作为君王的萨拉丁,还有一位我可举出作为观念的教士——助理修士波纳菲德(Klosterbruder),虽然还有那个仿佛代表教廷但却只能体现邪恶的耶路撒冷大主教(Der Patriarch von Jerusalem)③,但真正代表高端文化力量的我倒以为是这位不显山露水仿佛底层的教士,为什么?用修士的话一言以蔽之,“大主教指派我做各种各样让我深恶痛绝的差事”④!而这位修士早年做隐士,自己奉神,因被强盗劫掠才不得不投奔大主教,更具戏剧性的则是他就是当年为纳坦带来养女(女婴)的马夫;这位修士的身份虽低,但其观念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他与纳坦的那场对话堪称“精彩”⑤,因为表现出了基督徒的宽容和智慧,最典型的就是这句话:“纳坦!纳坦!您是基督徒!——上帝明鉴,您是基督徒!从来没有比您更好的基督徒了!”⑥所以,同为基督教徒,大主教所代表的那种极端观念,其实未必就能代表真正的基督教思想。

当然,进一步分析之,则这三位又绝非仅仅是简单的三层次的代表而已,他们彼此在思想层面是可以对话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文明层具有的观念是有本质立场差异的。纳坦显然不仅有智者的形象,更兼圣哲的智慧;而萨拉丁则不仅是握有生杀之权的君主,更有洞察细微的智慧,至少也是有文化的君主。呈现三教,是为了消弭宗教;意指三层,其实也是为了强化共识。马克思日后将种族文化的问题转换成经济基础的问题,其实有其

① 《卡巴莱夜总会》(1972 年),转引自尼亚尔·弗格逊(Ferguson, Niall):《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The Cash Nexus-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 - 2000),蒋显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② 梅菲斯特的金钱论:“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瑕?/ 不缺东就少西,这里是金钱在匮乏。/ 金钱当然不可能遍地俯身拿,/ 智慧却明白要向最深处去挖。/ 在矿脉之中,在墙垣之下,/ 处处有那金币与金块可细加寻查。/ 如果你们问我,谁能把它掘扒?/ 天才者的自然力与精神力值得回答。”[*Werke*: *Faust. Eine Tragödie. Goethe*: *Werke*, *S.* 4764 (*vgl. Goethe - HA Bd.* 3, *S.* 154)] 此处为作者自译。

③ 有论者进一步追溯文学场景与历史语境的事实对应关系,譬如大主教明显带有葛茨牧师的痕迹,而纳坦表达了莱辛的神学观点。阿库什(Arkush, Allan):《〈智者纳坦〉中的神学和戏剧逻辑》,载[德]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359 页,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年。1774—1778 年间,莱辛被卷入一场神学论战,其中最主要的对手就是路德宗牧师葛茨(Goeze, Johann Melchior, 1717—1786)。对此种关系,席勒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纳坦》是莱辛的一部诗作。它是莱辛的莱辛,完全是在前面确定的意义上的莱辛作品当中的一部。它是《反葛茨》的续篇,是《反葛茨之十二》。它不容争议地是莱辛全部作品中最具独创性、最具个人思想和最特立独行的作品。”席勒:《论素朴和感伤的诗》,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231 页。

④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827 (*vgl. Lessing - W Bd.* 2, *S.* 313)] 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115 页。

⑤ 参见莱辛:《智者纳坦》第四幕第七场,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114—121 页。Vierter Aufzug, Siebenter Auftritt,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825 - 1835 (*vgl. Lessing-W Bd.* 2, *S.* 312 - 319)]。

⑥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832 (*vgl. Lessing-W Bd.* 2, *S.* 317)] 莱辛:《智者纳坦》,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119 页。

深刻的特殊问题与历史语境的制约①意义。而将核心人物定位为以经商谋利为核心要义的犹太人纳坦,除了有为犹太人正名之意外,也表现出莱辛对经济动力的看重,所以难怪有论者认为,“在德国,莱辛似乎是正确评价和宣教推进重商主义精神财富力量的第一位文人”②。莱辛自己则很坦率地说:“纳坦反对一切实证宗教的思想一直就是我的思想。”③这里无疑使纳坦做了作者代言人了。那么,纳坦都表述了些什么呢? 他对着圣庙骑士说出这么一段话:

> 呵! 您真的不知,我现在是多么愿意
> 与您将亲密关系建立。——来,
> 我们必须,必须将友谊建立! ——您是
> 那么小瞧了我的民族。
> 我们俩都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的民族。
> 我们难道竟能代表自己的民族?
> 民族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 基督徒与犹太人就仅仅是基督徒与犹太人,
> 难道不能作为人来看待? 啊!
> 如果我能从您身上多发现出一个人的光辉,
> 如此就已足矣!④

这里在处理犹太教、基督教的关系上,已经是相当高明了。即超越个性而上升到更大的类属空间去寻求共性,也就是在“文明人”的角度去超越教派纷争,这个思路不可谓不高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很复杂而有趣的,它们有着非常亲密的同源性,最初时基督教不过犹太教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宗教流派而已,可“正是在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中间才可能存在最激烈的敌意,近两千年历史上最为令人痛心的特征之一就是几乎从一开始便在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盛行的敌对态度”⑤,至今尚然,更不用说是在莱辛所处的 18 世纪了。然而有趣则在于,莱辛安排了一个犹太人具备这种超越性的思想,即调和诸宗教。实际上借助哈费(Al-Hafi)之口,早就点明了纳坦的宗教特点:“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还是拜火教徒,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⑥哈费似乎想说明纳坦作为犹太人的商人本性,即“唯利是图”。但此处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纳坦的“人无分宗教,平等相待”的宗教和谐观,因为这其中也包括了他本身所归属的犹太人。说到底,《智者纳坦》应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调和戏剧”(Versöhnungsdrama)⑦。

调和当然是一种理想,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简单的“和稀泥”,那仅是日常生活中一种艺术经验,但如果放置在现实世界中,却是“道路漫阻且长”⑧。放眼当今世界,宗教冲突仍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无论是印度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冲突,还是美国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The

---

① 对此,希特勒有一种逻辑推断,正是基督教-犹太教的宗教二元对立而导致了国族竞胜,所以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是犹太教借助其金融资本之力量统治世界的目的,故此阶级斗争说乃是打破原有思路的一种策略。Hitler, Adolf: *Mein Kampf*. Zwei Baende in einem Band ungekuerzte Aufgabe. Erster Band, Eine Abrechnung; Zweiter Ba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Muenchen: Zentralverlag der N. S. D. A. P., 1936. S. 69 - 70.

② 马什勒(Maschler, Chanian):《论纳坦的智慧》,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350 页。

③ 莱辛:《前言(残稿)》,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第 8 页。

④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39 - 1740 (*vgl*. *Lessing-W Bd*. 2, *S*. 253)] 中译本参见莱辛:《智者纳坦》,莱辛:《莱辛剧作七种》,第 423 页。此处为作者自译。

⑤ 汉斯·昆(Küng, Hans):《论基督徒》(Christ sein)上册,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99 页。

⑥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27 (*vgl*. *Lessing - W Bd*. 2, *S*. 245)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中译本参见莱辛:《智者纳坦》,莱辛:《莱辛剧作七种》,第 417 页。此处为作者自译。

⑦ 汉斯·昆:《启蒙进程中的宗教》,汉斯·昆(Küng, Hans)、瓦尔特·延斯(Jens, Walter):《诗与宗教》(Dichtung und Religion),李永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88 页。

⑧ 关于求中的思想,可参见陈赟:《中庸的思想》,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Clash of Civilizations)①,都是以宗教信仰为最基本的价值差异的观念之争,所以难怪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 , 1927 – 2008)最后不得不追问"我们是谁"了(Who Are We)②,这种文明的冲突背后,宗教的冲突仍是一个核心部分。

三、人类戏剧的世界理想

有论者非常坦率地表态:"《智者纳坦》,最初看上去好像一部个人的家庭戏剧(Familiendrama),实际上却是一部人类戏剧(das Drama der Menschheit)。"③这里似乎区分的是"公私界限",即作为私人的家庭与作为公益的人类,但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人类戏剧"的理想问题。要知道,在德国文化传统中戏剧占有的地位举足轻重,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戏剧乃"人类生活的一面坦诚的镜子"④,他甚至认为剧院是"一把打开人类心灵最隐秘入口的万能钥匙"⑤。故此,戏剧所承载的道德教育功能绝不容忽视。在《智者纳坦》这部剧中,其教育功能确实很明显,莱辛试图通过此剧来达到启蒙精英所难以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宗教和谐",更往深处推则是"社会和谐""大同理想"。但这种思想是理想化的,也是过于超前的,即便是歌德,也对主张跨教通婚的制度性步伐表示质疑;一代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他者? 而莱辛作为前辈精英,能有如此大的胆气和度量,真的是难能可贵。

歌德也高度重视戏剧的功能,且不说他在魏玛剧院所表现出的对戏剧实践的高度重视,就是他直接创作的剧本和关于戏剧的论述,也充满了真知灼见。可若论及戏剧文本本身表现出的战斗性和社会现实性,能超越莱辛者还真不多见。而我们也会意识到,莱辛的文学实践与其思想发展乃至社会场域论战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他与正统教徒的论争,尤其是与葛茨的笔仗,恐怕他未必能如此摆脱桎梏、解放思想乃至驾轻就熟。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则"人类戏剧"必然呼之欲出,但我们如何能达到这种思想的境界和高度,却并非一件易事。

按照劳伯(Laube, Heinrich Rudolf Constanz, 1806—1884)的说法⑥:"爱国主义是单方面的、狭隘的,但它又是实用的、有益的、令人幸福的、使人安宁的;而世界主义是亮丽的、伟大的,但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它却显得过于伟大,这种思想是美妙的,但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却是内心的矛盾分裂……"⑦他毫不客气地宣称"世界主义"的不切实际与夸夸其谈:"世界主义这种思想是一种非常

① 他不但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样的理论概念,而且具体分析了作为当代世界组成的七个或八个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31 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汉斯·昆:《启蒙进程中的宗教》,汉斯·昆(Küng, Hans)、瓦尔特·延斯(Jens, Walter):《诗与宗教》(Dichtung und Religion),第 85 页。

④ Schiller, Friedrich von: "Über das gegenwärtige deutsche Theater". in Schiller, Friedrich von: *Gesammelte Werke*(席勒全集). *Band* 8. Berlin: Aufbau-Verlag, 1955. S. 79. 中译文见席勒:《论当代德国戏剧》(1782 年),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⑤ Schiller, Friedrich von: "Die Schaubühne als eine moralische Anstalt betrachtet". in Schiller, Friedrich von: *Gesammelte Werke*(席勒全集). *Band* 8. Berlin: Aufbau-Verlag, 1955. S. 101. 中译文见席勒:《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论作为一种道德机构的剧院)》,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 15 页。译文有改动。

⑥ 劳伯本人是德国作家、戏剧家和剧院领导人,他还是法兰克福民族会议的成员(Mitglied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http://de.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Laube,下载于 2012 年 9 月 1 日。

⑦ 转引自乌尔里希·贝克(Beck, Ulrich):《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Der kosmopolitischer Blick oder : Krieg ist Frieden),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美妙的事物,但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它过于伟大,因此永远只能停留在思想阶段。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具备具体的个性与形态,那么它的存在仍将被视若无物。"①这无疑显得脚踏实地,而且更能博得同族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初级层面,如果大家都是闭关自守、画地自牢,仅仅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更大的进步、更好的未来。海涅对此恰恰针锋相对,他坚持康德以来的世界理想,强调:"世界主义最终将成为欧洲普遍的信念,并且……在未来将比我们德意志民族更为普遍,而德意志,这是一个只属于过去并行将走向末路的民族。"②这个判断极为重要,正因如此,海涅构建起一个德国－欧洲－世界的可能通道,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超前信念的。而且他无疑坚信,有一个超越于简单的民族国家的更高、更为普适、更具共享空间的概念存在,这就指向了"世界理念"。

甚至不仅走出民族国家界限不够,即便是以人类为标准也是不够的,而是应当走向普遍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教义的高明就显现出来了,在佛教看来"众生平等",并不因为其种族肤色区别而有高低之分。基督教则不然,它以一种绝对的拯救姿态而君临天下,譬如慕维廉(Muirhead, William, 1822—1900)作为英国来华传教士,明确意识到多元宗教共存的中国现实,乃撰作《儒释道回耶稣五教通考》,认为:"华有五教,总当察其由来,一儒教,一释教,一道教,一回教,一耶稣正教。请即以五者,通考其义,互相评论,此为至要"③。虽然中国语境的宗教不止此五种,但考其大端仍是很有独到眼光的,但问题在于,慕维廉其实并非有一种客观求真的意识,而是想当然地将真理归于自身所处的基督教:"真理何欤? 奚由何得? 我生在世,自问何物? 从何而来? 当作何事? 从何而去? 当往何途? 我往天地中,要悟得万物有真原。问谁为主? 独承治理保养之权。"所以他的立场鲜明之极,只有耶稣正教"独为真理,其据甚多,不必与他教齐驱并驾,如日之光,难与萤火比例"④。这种极端的宗教自信与莱辛面对真理的谦逊态度恰可成比,要知道在每种宗教看来,自己必然代表真理,但如何面对他者才是考验大智慧的时候。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自身立场为本位的情况并非仅出自西方,或传教士群体而已。即便就中国知识精英来说,也不乏此类类似"夜郎自大"的精英言论,譬如郑观应(1842—1922)就明确表示:"彼佛、老浮游之论,天主、天方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⑤饶是郑观应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此语中所表示的那种中国文化优越论与"欧洲文化中心论"如出一辙,都是盲目的狂妄自大。

当然,理想和理论是一回事,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又是一回事,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心平气和地接近真理。无论如何,从宗教和谐到人类戏剧,这表明了启蒙精英所表述的世界理想,虽然"未必能至",但他们显然不仅"心向往之",而且"近道于思",在"诗路话语"中体现出一种胸怀天下与人类命运的阔大气魄。从更为普遍性的意义上讲,不仅是基督徒、穆斯林与犹太人如此,就是僧徒、道人与士大夫又何尝不如此呢? 我们需要在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宗教视域中来审视人类与地球的基本问题。歌德日后所表述的世界文学的理想之所以为后世所广泛征引⑥,正是因为其表达

---

① 转引自乌尔里希·贝克(Beck, Ulrich):《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第 1 页。

② Heine, Heinrich: *Saemtliche Schriften*(作品集). Band 3. Hg. Von Briegleb, K., Muenchen: dtv, 1997. S.710. 中译文引自乌尔里希·贝克(Beck, Ulrich):《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第 1 页。

③④ 慕维廉:《五教通考》,东京:十字铺书屋 1879 年版,第 56 页。此处转引自陈怀宇:《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2 页。

⑤ 《盛世危言·训俗》,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1 页。

⑥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Mittwoch, den 31. Januar 1827. in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198. 中译文见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3 页。

出了一种大心胸的"世界理想",这也是那代精英的共识所在,作为前辈人物,莱辛表达的"人类戏剧"观念无疑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其中包含的真理观和人性观,都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杰出的观念认知,或许正如同代人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所表述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那样:"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那倒更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是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因此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并且除非它能被每一个邻人向另一个邻人所提供(然而这是只有在一种法治状态之中才可能发生的),否则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对之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当作是敌人。"①由此看来,或许"人类戏剧"正是通向"永久和平"的一条必由之路!

Religious Harmony and Human Drama: Lessing's Ideal Reflected in his *Nathan der Weise*

Ye Ju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close textual reading of Lessing's script *Nathan der Weise* and probes the religious issues represented in the script, raising a question why the Jews are, highlight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Jewish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religious harmony caused by the struggle for the ring, and eventually brings out the world ideal of human drama represented by Lessing. Consequently, the core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solutions of the elite figures of the enlightenment are exposed.

Key words: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莱辛), *Nathan der Weise* (《智者纳坦》),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history

① [*Kant*: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Philosophie von Platon bis Nietzsche*, *S.* 26773 (*vgl. Kant - W Bd.* 11, *S.* 203)] 康德:《永久和平论》(1795 年),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04—105 页。